



最佳神探二人组系列之四

Deadheads

断头

(英) 雷吉纳德·希尔 著
安同 译

断头

Deadheads

(英) 雷吉纳德·希尔 著

安同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DEADHEADS by Reginald Hill
Copyright: © 1983 by REGINALD HILL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P.WATT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NEW STAR PUBLISHER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图字: 01-2006-701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断头 / (英) 希尔著; 安同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5133-0595-2

I. ①断… II. ①希… ②安…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29151号



断头

(英) 雷吉纳德·希尔 著; 安同 译

责任编辑: 邹 瑀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wesign 未设计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 律 顾 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9.625

字 数: 153千字

版 次: 2012年3月第一版 2012年3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595-2

定 价: 35.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有一种极好的懒惰方式——当一个人对自己的事业感到厌倦，当他们的思想集中在那些无法为生活带来金钱的东西上，却对那些本应更重要的事情心不在焉，他会觉得这种状态令他更为轻松愉快和心满意足。

——笛福^①《邓肯·坎贝尔先生的生活与冒险》

我再也无法把玫瑰视做朋友了。

——斯温伯恩^②《时间的胜利》

① 丹尼尔·笛福 (Daniel Defoe, 1660—1731)，英国小说家，新闻记者。代表作有《鲁宾逊漂流记》等。

② 阿尔赫农·查尔斯·斯温伯恩 (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 1837—1909)，英国诗人、剧作家、小说家。

目 录

第一部分

3 恶作剧

第二部分

13 一 花花公子迪克

19 二 感恩

27 三 昨日

35 四 咖啡馆

41 五 十全十美

46 六 涟漪

58 七 亮铜

65 八 蓝月亮

75 九 超凡

87 十 月光

95 十一 恶人

102 十二 晚祷

117 十三 假面舞会

125 十四 报应

目 录

第三部分

- | | |
|-----|-----------|
| 135 | 一 新闻 |
| 146 | 二 纪念 |
| 154 | 三 黑皮肤男孩 |
| 160 | 四 粉色漫游者 |
| 167 | 五 冰山 |
| 175 | 六 克吕泰涅斯特拉 |
| 186 | 七 感情 |
| 196 | 八 清白 |
| 215 | 九 佩妮洛普 |

第四部分

- | | |
|-----|-------------|
| 229 | 一 幸福 |
| 243 | 二 朋友的回忆 |
| 253 | 三 鲜红色的明天 |
| 258 | 四 夏日阳光 |
| 265 | 五 破晓 |
| 280 | 六 费莉西泰和佩尔佩图 |

第一部分

恶臭一瞬间刺穿大脑，
玫瑰在芳香的痛苦中死去。

——蒲柏^①《人论》

①亚历山大·蒲柏 (Alexander Pope, 1688—1744), 十八世纪英国最伟大的诗人。晚年时他决定写一部关于人、自然和社会关系的巨著, 但只完成了序论, 即《人论》(*Essay on Man*)。

恶作剧^①

杂交茶玫瑰，花朵呈橙红色和珊瑚粉色，气味香甜，花园种植的理想品种，易生黑斑病。

弗洛伦丝·埃尔德曼夫人正为她眼前到处都是疏于管理的迹象而苦恼不已。老卡尔迪考特和他那长得像根木棍一样的儿子迪克是越来越乖戾了。这件事要追溯到去年秋天，她清楚地告诉他们，她压根儿不愿意雇用迪克的儿子，那个粗野的整天抠鼻孔的十五岁年轻人。不仅如此，她还打算要他们赔钱，因为迪克的大儿子布伦特从果园偷了一手推车的水果。老卡尔迪考特说那是从地上捡的，可弗洛伦丝坚持认为这是偷窃。她通过与法院的关系，早就知道布伦特·卡尔迪考特已经上过好几次少年法庭了，她不会输掉这场争论。

①恶作剧（mischief）也是一种玫瑰花的名字，即下文解释的杂交茶玫瑰。本书每一篇章的名字都是双关语，包含一个特殊的玫瑰花品种，并有相应的解释，因此后文不再一一注释。

从那以后，那个叫布伦特的年轻人就没再出现过，可是他父亲和祖父从此以后显然一直怀恨在心。最近她身体不适，这又给了他们报复的机会。她必须警告他们，不光如此，要是能找到人取代他们，她会立刻打发他们滚蛋。事不宜迟。

她气呼呼地用戴着手套的手拽过一朵路易斯拉佩尔玫瑰，牢牢地抓住，然后选中下手的地方，熟练地用锋利的小刀一下子就把耷拉着的花头切下，扔进身边的塑料桶。

就在这时，她意识到有人正在偷看她。

花园里有一片甜豌豆架子，将玫瑰园与远处的草坪隔开。那草坪一直通向果园（她生气地注意到，豌豆架上已经结豆荚了，如果不及时将豆荚去掉，它们就会比玫瑰花抢先生长）。就在爬满甜豌豆的架子后面，站着—一个瘦小的人。

“帕特里克！”埃尔德曼太太厉声叫道，“出来！”

一个男孩慢吞吞地走出来。

这是一个十一岁左右的男孩，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小，苍白的毫无表情的脸上长着大大的棕色眼睛。埃尔德曼太太不喜欢这个男孩。不光因为他和布伦特·卡尔迪考特一样属于可怕的下等人——当然这一条已经足够使埃尔德曼太太讨厌他了——还因为每次看到帕特里克斯总让她想起这孩子出生的经过，这更让埃尔德曼太太气不打一处来。埃尔德曼太太很容易生气，任何人性的弱点都会让她的怒气像喷泉一样爆发。

十一年前，埃尔德曼太太就开始生气了。她的外甥女佩妮洛普宣布自己怀孕了。更让埃尔德曼太太生气的是，这个没用的女孩拒绝说出谁是这孩子的父亲，而且她还平静地宣称她要自己将孩子抚养大。佩妮洛普那个没出息的妈妈，也就是埃尔德曼太太的妹妹，居然嫁给

了那个笨蛋乔治·海史密斯，一个卖地毯的人。虽然这两个人已经死了，但也没能阻止埃尔德曼太太继续生他们的气。不，死亡不是愤怒的终点，事实上，它是愤怒的源泉。两年前，埃尔德曼先生就在这座花园里去世，他得的是冠状动脉栓塞。埃尔德曼太太至今还对自己的丈夫快死时候表现出的软弱愤愤不已，他还有很多事没做，很多事没有补偿。

最后，埃尔德曼太太又生自己的气了。六个月前，也就是圣诞节前，她在骑士桥^①购物时突然晕了过去。生病是悲惨的，但是生心脏病却不可原谅，因为埃尔德曼太太认为得心脏病是软弱的表现。

幸运的是，当时佩妮洛普和她在一起，这个好心的姑娘表现得很镇定。（现在埃尔德曼太太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虽然当时她还想埋怨佩妮洛普，就好像她的“软弱”是被佩妮洛普传染的。）

佩妮^②一直依靠她姨父的资助生活。她的埃迪姨父去世以后，这一切要改变了：生活那么艰难，税收又那么重，没人能再资助她了。当被告知这一点时，这姑娘居然一点也不恼怒——是啊，她凭什么生气呢？对佩妮来说，能在弗洛伦丝姨妈每年两次来伦敦的时候被邀请到哈罗德商场喝茶，已经令她非常满意了。

几个星期以后就要进入六十年代了。如果埃尔德曼太太能够预见到“权利属于花儿”运动^③、流行艺术、摇摆伦敦，以及所有那些月球探险和其他疯狂的成就^④，那她一定会以极大的愤怒迎接这个时代的来

①骑士桥是伦敦著名的购物地，有许多商场。

②佩妮洛普的昵称。

③ Flower Power，亦称为花的力量、权力归花或权力归花的精神，源于反越战运动，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美国反文化活动的口号，标志着消极抵抗和非暴力思想。该口号是由美国垮掉派诗人艾伦·金斯堡于一九六五年提出，主张以和平方式来反对战争。

④原文为 lunar and lunatic achievements，lunar 指月球，而 lunatic 指疯子，这里是利用同词根的词汇造成的趣味效果。

临。确实如此，在这种状况下，她能做的就是漠不关心。埃尔德曼太太病情有所好转后，很快转入了一家豪华的私人诊所。在她基本恢复、询问需要多少住院费用时，她经历了第一次真正的情感狂潮，几乎引起了第二次心脏病发作。最后埃尔德曼太太以最快的速度宣称她已经痊愈了，完全可以回到罗斯蒙特，在约克郡的家继续休养。当然她并不能很好地照顾自己。在医生的帮助下，埃尔德曼太太说服了她那待人随和、讨人喜欢的外甥女来照顾她。比起请专业的护士，那可便宜多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埃尔德曼太太逐渐认识到佩妮洛普给她带来的好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这个姑娘是所有自私的、有点小钱的中产阶级富太太都喜欢的那种类型，简直是个宝物：她任劳任怨、和善、说话讨人喜欢，只是不像下等仆人一样在主人面前低声下气。当然，还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她的帕特里克。

但是，即使有这些缺点，身体渐渐好起来的埃尔德曼太太开始有了个想法。她琢磨着，自己可以让佩妮洛普永久地住下来，罗斯蒙特对一个独居的老太婆来说太大了。当然，这样也不存在要付工资的问题——她们怎么说也是亲戚，但付她一点点零花钱还是需要的，那对佩妮洛普来说会是一个极大的诱惑，并足以让她做出对自己有利的决定。

埃尔德曼太太提出了这个建议。让她意外的是，这个软弱的姑娘居然没有感激涕零地跳起来，相反，她无限留恋地念叨着伦敦。罗斯蒙特有精美的花园、漂亮的风景，约克郡最美丽的小镇近在咫尺，伦敦有什么呢？埃尔德曼太太曾经见过她这个外甥女住的地方——黑糊糊的只有两间房的地下室公寓。那个地区排队坐公交车的人像排队看黑白歌唱会^①的观众队伍一样长。为什么这丰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条

① The Black and White Minstrel Show，英国知名歌舞表演，集合了传统美式歌谣、乡村音乐等，每周在剧场演出，同时也由BBC播映。歌唱演员通常会把自己化装成黑人。

件佩妮还需要时间考虑？这个条件还包括送帕特里克去一所不起眼的，但还算过得去的私人寄宿学校。

现在，这个男孩还在这里偷窥她。埃尔德曼太太气不打一处来，准备断然打发他走。

这时男孩说：“埃迪姨祖父以前也干过这个。”

在她印象里，这是这个男孩第一次主动和她说话。惊讶之余，她开始一本正经地跟他说起话来。

“是的，还有卡尔迪考特也会做这个。但是他没做，所以我得自己做了。”

埃尔德曼太太的话里把她死去的丈夫和卡尔迪考特都并到怠工者一类了。她又熟练而坚决地切下了另一朵开败的路易斯拉佩尔玫瑰。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帕特里克问道。

他的语气有点唐突，但是埃尔德曼太太优雅地认为这是社交新手的尴尬。“因为一旦花开过以后开始衰败，它就会抑制——就是说，阻止——其他花苞的生长和开放。还有，花瓣掉下来，会让灌木丛和花床显得很整洁。所以我们要把它们切除。这叫做断头。”

“断头。”男孩重复道。

“是的，”她开始喜欢上了教人的感觉，“所以你要把凋谢的花切下来，就像这样。”

“这样新的花就可以长出来了么？”他皱着眉。

“没错。”

这是埃尔德曼太太第一次看见这个男孩对一件事情发生兴趣。他在看她工作时，流露的表情是那么生动。埃尔德曼太太对自己感到非常满意，就像科学家遇见了预料之外的突破。这并不是说她为从来没有和这个男孩沟通过而感到有所损失，相反，这正中她意。这次的交

流显示了她的崇高地位。她几乎忘记了要生气。虽然老卡尔迪考特偷懒的证据就在眼前，就在这个塑料筐里，时时刻刻提醒她。男孩似乎被埃尔德曼太太的想法打动了，他抬起了筐以便接住掉下来的花。

埃尔德曼太太决定默许这一点。她觉得自己似乎偶然掌握了通向这个男孩心灵的钥匙。这个充满幻想的比喻让她犹豫了一阵，但随即她的想象力像一只在狭窄笼子里关了太久的鸟儿一样飞了出来，欢叫着。假设这个一辈子都住在城市里的男孩帕特里克，其实天生是一个园丁呢？这使得他立刻有了价值——一个免费的劳工！当他更有经验，能够干更多活计之后，他就能承担育种和制订每年的栽培计划这样的重任了。再过几年，卡尔迪考特的退休就会成为一件天大的好事，连同那个瘦高的迪克和不值一提的布伦特都可以从这里消失了。

埃尔德曼太太这辈子第一次毫无保留地对这个男孩微笑着，温柔地说：“你想试一下吗，帕特里克？过来，我来告诉你。抓住这朵花，抓牢了——这样花瓣就不会掉下来了——然后握住枝条。从枝条往下看直到你看见叶子，最好是从中间伸出的第五片叶子。那儿有一个，看见了吗？看，在叶子和枝条连接的地方有一个小芽。就是这个小芽，我们需要它长大。所以我们要在它上面四分之一英寸的地方把枝条斜着切断，要用刀子，干净利落。就这样，明白了吗？不要留有伤口，要干净利落地来一刀，这样植株就不会生病。有些人喜欢用剪枝夹，但是我觉得不管多好的剪枝夹都可能会剪得不整齐，弄出伤口。我还是喜欢用刀子。帕特里克，记住，永远不要在工具上吝啬，要选那种用最好的钢材做的刀刃最锋利的刀子。现在，你要不要试一下？拿着小刀，小心，它很锋利的。这刀子还是你埃迪姨祖父的。你知道吗？这里的大部分玫瑰花都是他亲手种的。他修剪和断头的时候从来不用其他工具，除了这把刀。来吧，握紧刀柄，看看你学会了吗？”她把

修剪小刀递给男孩。男孩小心翼翼地接过去，欣喜又敬畏地审视着手里的工具。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你怎么切掉这朵败了的花。”埃尔德曼太太命令道，“记住我教你的。抓住枝条，帕特里克，抓住枝条。帕特里克！你在听吗，小子？”

男孩将目光从闪光的刀片上移开，抬起棕色的眼睛。刚才脸上那生动的表情消失了，又回复到以前那种冷漠、警惕的表情。但是，这表情和过去有些不同，似乎带有一点别的含义。慢慢地，男孩举起了小刀，阳光直射在锃亮的钢刃上。他没有看埃尔德曼太太递过来的那朵凋零的花。埃尔德曼太太松开手，枝条往回一弹，凋谢的花瓣震散了，纷纷掉在地上。

“帕特里克，”埃尔德曼太太往后退了一步，“帕特里克！”

埃尔德曼太太裸露的前臂一阵刺痛，带着花香味的刺扎进了她的肉里。又一阵刺痛，沿着上臂一直到腋窝；持续的、越来越猛烈的刺痛。这次不是因为玫瑰花的刺。埃尔德曼太太尖叫了一声，干瘦的手捂住衰弱的心脏，向后摔倒在花床里。花瓣像雨点般掉落在她的身上。

帕特里克木然地看着这一切，直到埃尔德曼太太动也不动。

然后他任由手里的刀子掉落在这个老女人的身边，转身朝屋子跑去，大声叫着妈妈。

第二部分

玫瑰在洒满露珠的清晨低语：

没有人比我更艳丽，

然而我所有的美

都诞生于尖利的刺中。

——克里斯蒂娜·罗塞蒂^①《田野百合之思》